

“满洲中央汉医会”

温红娟 李磊 陆林飞 葛胜男 段亚坤 周梦晓

【摘要】 “满洲中央汉医会”是在伪满政府扶持下成立的傀儡中医学术团体,其组织体系健全,覆盖面广。在其存在的几年间,尽管开展了促进中医学术进步、提高中医素质的工作,在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其实质仍是伪满政府规范、管理、改造和利用中医的工具。

【关键词】 伪满洲国; 汉医会; 中医学术团体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of Han medicine of State of Manchuria” WEN Hongjuan¹, LI Lei², LU Linfei¹, GE Shengnan¹, DUAN Yakun¹, ZHOU Mengxiao¹. 1 Graduate School; 2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The “Association of Han medicine of State of Manchuria” was a puppet TCM academic society founded by the Puppet Manchukuo government, with well-organization system and widespread scope. During its period, though some efforts were made to promoting the TCM academic progres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CM doctors, developing TCM clinic,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its essence was still a tool for the puppet government to controlling, transforming and utilizing TCM.

【Key words】 Puppet Manchukuo; Association of Han medicine; TCM academic society

1931 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实行了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中医被称为汉医,遭受了被改造、被利用的命运。“满洲中央汉医会”是伪满后期在伪满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傀儡中医团体。日本殖民者妄图通过成立“满洲中央汉医会”,来规范和管理中医,使其成为自己统治东北地区的重要工具。它的成立、运行与最后的命运,折射了伪满时期中医畸形发展的过程。

1. 创建

1932 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初,日本侵略者对中医进行重新登记,欲取缔中医。但是,由于西医的从业人数有限,中医一直是民众医疗的主体。为争取民心,维护统治,伪满洲国政府对中医实施了改造利用的政策。作为权宜之计,1936 年公布《汉医法》,提出了严格的中医从业条件。随后,各地中医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了汉医研究会,团结广大中医,开展学术研究,维护自身权益,争取中医更大发展空间。

1939 年 11 月,东北各地的中医代表云集伪满首都新京,要求伪满当局“由中央研究汉医之基础医学,并令各地急速设置汉医学之讲习所或研究所,以提高汉医素质”^[1]。

鉴于当时的情况所迫,伪满当局邀请了日本国内汉方医学界权威专家矢数道明等来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并研究汉医存续问题。1941 年,伪满民生部颁布《汉医考试令》,开始组织覆盖东北沦陷区的统一中医资格考试。1941 年 4 月 10 日,伪满民生部邀请多位中医名家,召开汉医考试委员会会议,并同意各地组织汉医学讲习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伪满“首都汉医会”会长宋志华等提出建立覆盖东北的汉医组织,并开始了向伪满民生部申请以及联络各地汉医学研究会的工作。1941 年 7 月 30 日,中央汉医会准备委员会成立。会后,以原有的 10 省汉医研究会为发起人向伪满民生部进行了成立申请,并在同年 10 月末,完成了伪满各省汉医会的组建工作。1941 年 11 月 3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宣告成立,会长由宋志华担任,会址在伪新京特别市东四道街,后迁到西马路 5 号^[2]。1945 年,随着伪满政府的覆灭,“满洲中央汉医会”也宣告结束。

关于“满洲中央汉医会”的宗旨,其《会则》指出:“本会依会员之协同,期国医道之昂扬,并医事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6.02.009

作者单位:130117 长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温红娟);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陆林飞,葛胜男,段亚坤,周梦晓);长春中医药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李磊)

通信作者:李磊

卫生之改良发达以寄与国民保健之增强,同时,期图首都汉医会及各省汉医会之运营统制并各省汉医会间之联络协调,使其适正业务遂行之圆滑为目的”^[3]。该会的主要任务共 13 项,其中多项是代行政府职能,可见,与伪满政府的关系密切。

“满洲中央汉医会”为会员设计了徽章。徽章图案为圆形,中间黑色心形为图案主体,中为手握火把发出璀璨光亮,并有“汉医”2 字。“心形代表人的生命,黑色代表疾病,手及火把代表确有把握的医术,火光表现能力和效果,寓指使将亡的生命重见光明之路,使将灭的汉医再发璀璨之光”^[4]。此徽章体现出了“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的宗旨及会员的使命,即以生命为本,以救人为己任,传承中医精神,弘扬中医文化。

2. 组织与运行

2.1 组织架构

“满洲中央汉医会”实行团体会员制。《会则》规定,“省汉医会均为本会之会员”。省汉医会下有县级支部。伪满洲国行政区在 1939 年为 19 个省和 1 个特别市。“满洲中央汉医会”下设有 20 个省级汉医会,设有若干个县级支部。汉医会组织覆盖整个东北沦陷区,组织体系完整、覆盖面广。

为保证汉医会的正常运行及发挥相关作用,“满洲中央汉医会”下设医事科、编辑部、财政部等办事机构,还设有医药研究委员会、汉方医学研究所、诊疗院、施疗班、医疗班等附属单位,曾经计划筹建汉医学院等。这些机构,使“满洲中央汉医会”在医疗服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作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2 人,专务理事 1 人,理事 4 人,监事 2 人,统称为役員。会长管理综合会务,副会长辅佐会长管理各项会务;专务理事在会长、副会长不在时代行其职,在会长、副会长同时缺位时行使其职;监事检查本会及各省汉医会财政以及各项业务执行情况。役員任期 3 年,可以连任。各省汉医会设会长、副会长,各县支部设有书记等职位。各省汉医会会长负责该省一切会务,各县支部书记负责该县各项事务。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副会长等役员的产生要经过伪满政府的同意,这能够在汉医会中体现伪满政府的主张。《会则》规定:“役員由省汉医会会员中依监督官厅之推荐于总会选之,但专务理事

得由有学识经验者中选之。”^[3]因此,中央汉医会会长、副会长、专务理事、理事、监事的选举均由监督官厅,即伪满民生部推荐再进行选举。即便在人员发生缺位时,会长预补充人员也需申请监督官厅推荐再开会选举。“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由“首都汉医会”会长宋志华担任,副会长由萧毓麟、高仲山担任,专务理事由陈玉峰担任,理事由李质琴、史有录、韩星楼担任,监事由王润斋、宫显卿担任。1942 年,特聘伪满民生部属官沼边秋政为主事,担任一切企划及会务运营。1943 年 10 月,沼边秋政担任“满洲中央汉医会”专务理事,陈玉峰转任理事。1944 年 1 月公布的名单中,陈玉峰、王雨堂、韩星楼、何纯如为理事,陈九卿、何子吉为监事。人事的安排,体现了日本殖民者对“满洲中央汉医会”的控制^[3]。后来,干脆由日本人直接担任专务理事这样的重要职务。

2.2 会议制度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则》第 21 条规定:“会议为定时总会、临时总会以及役員会之三种。”^[3]

定时总会,即全体会员大会。每年召开 1 次,由会长召集,会议的参加人为中央汉医会和各省级汉医会的负责人,超过应到会委员的半数方可开会,不能到会的委员可以委托他人开会。会议的议长为“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会长,议员为省级汉医会的会长或副会长,并邀请伪满民生部的官员参加。会议决定的事项包括:《会则》变更之决议、基金以及重要财产之处分决议、本会解散决议、研究会预算及决算、庶务及会计报告、施行事业报告等 6 项。其中前 3 项决定的做出,要有 2/3 以上的议员参加,而后 3 项只需要 1/2 以上的议员参加即可^[3]。

《医林》杂志曾详细记录了 1943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定时总会情况。出席者包括伪民生部事务官、属官、“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以及各省汉医会会长。会议议决了关于负担金清还、各级汉医会财政确立、1943 年度预算审议、“国防献金及飞机献金”成绩报告、年度中药事业说明、汉医学院设立准备委员会章程审议、汉药购买经过报告、汉医诊疗用药受直接配给提议、汉医考试放宽许可、对于无允许汉医请求登录、素质及职务不良者由支部长处理、会员违背会则制裁、无许可私行汉医医术者应绝对禁止、中央直接对支部事务处理应经过省会运营等,共计 14 项内容^[5]。这些内容涉及预算及决算、庶务及会计报告、行业管理等多方面。

临时总会,即临时性的全体会员大会。会议做

出的决定与定时总会有相同的效力。会议召开的决定由役员会做出,会长征求 10 名以上议员同意,并明确会议之目的等事项后,由会长召集。

役员会,相当于研究会的工作会议。由会长召集,主要任务是:总会委任役员会的事项、应经总会之决议但需要紧急决定的事项、提出总会之议案、由会长咨问之事项、临时总会之召集事项等^[3]。

在会议组织领导方面,《会则》赋予了会议召集人,即研究会会长有更多的权力,如:来不及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时的临时决定权;召开会议的会序、时间、会场秩序等的决定权。还有,在会议中出现“扰乱会场秩序或有发言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会长可以制止发言或清除出场^[6]。

2.3 经费及使用

“满洲中央汉医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的会费。规定每位会员每年缴纳会费伪满国币 3 元,分 4 次缴纳。伪满国币 3 元的币值,可以购买中医类学术著作 1 本。研究会还有事业收入、特别会计利益金、杂收入、处方笺及其他用纸配给利益金、参考书配给利益金、书籍代卖利益金等多项辅助收入。“满洲中央汉医会”经费常规支出包括奉给费(主事、书记奉给费)、雇员薪水、差役工资、津贴、赏金、退職赐金、办公用费等等,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该会财务运行紧张,在各项会议上均强调会费的收缴等问题。

在经费方面,伪满政府没有给予“满洲中央汉医会”经费上的支持,反而通过“中央汉医会”强行组织全体中医从业人员为日本殖民者捐献飞机。在汉医会成立之初,曾经计划开办汉医学院,以培养中医学人才,但对于所需经费 25 万元,伪满政府不出一文,却要求全东北中医以负担金的方式捐款承担,加重了整个行业的负担。

3. 职责与活动

“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主要任务共 13 项,分别是:“关于医道之振作事项;关于医业经济及诊疗设施之刷新改善事项;关于汉医之医学及医术之向上事项;关于医疗之普及向上事项;关于预防卫生之强化并卫生思想之普及事项;关于救疗事项;关于标准医业报酬费事项;由监督官厅之命令传达于会员事项;于监督官厅行汉医会之业务事项;关于汉医会报之发行事项;关于会员之福利增进事项;关于省汉医会之联络统制事项;除前各款之外经总会之议决且

受监督官厅之认可所行事项。”^[3]在 13 项工作任务中,包括了学术研究、医疗服务、会员权益、行业管理等职责,其中,多项为代行政府职能。

3.1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主要职责。1942 年,会刊《医林》双月刊创刊。《医林》作为学术期刊,在提高中医人员学术能力、交流医疗经验方面发挥了作用。很多中医名家对中风、霍乱等疾病的中医治疗进行了学术讨论,连载了《简明解剖学》《经方试解》《汉洋合璧生理学籍要》等著述。汉医会组织出版了系列中医学术书籍,如宋志华的《伤寒讲义》《幼科讲义》,张继有的《经方试解》《东洋新汉医学》《汉医药物学》等,翻印了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经典。“满洲中央汉医会”还组织了对外学术交流,曾派遣孙纯一等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中医发展情况。1942 年,派张继有到日本考察汉方医学的发展,调查了日本国内汉药事业及汉医的联络分布,出席了日本第 11 回医学总会和东亚医学会,另外还聘请 5 名东京拓殖大学汉方医学讲座讲师为汉医会顾问。张继有还带回来了获赠的日方汉医学机关杂志等材料,作为汉医会的重要参考资料^[7]。

3.2 医疗实践

“满洲中央汉医会”开展了促进医疗技术提高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印行提高学术水平的汉医参考书之外,通过《医林》杂志交流医疗心得,推广医疗新技术、新方法等。1942 年 7 月 30 日,就专门研究了在中医诊断治疗中借助使用现代诊疗设备,“满洲中央汉医会”第 2 次临时总会专门通过决议,在全体汉医中推广使用新诊断器(体温计、听诊器等诊器)、诊断治疗参用消毒器等,决定“应即酌量试办实行以观成效”^[8]。

“满洲中央汉医会”要求所有汉医积极参与卫生防疫工作。如针对“发疹室扶斯”(斑疹伤寒)的防治,1943 年 3 月 29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以公函的形式下发《关于预防发疹室扶斯之件》,要求汉医自己要认识该病病原体是由传播媒介虱子传播,要驱除虱子防止其传染,并在一般民众中普及;要驱除虱子就要清洁身体和衣服防止虱子繁殖,汉医要示范并指导一般民众;如发现发病患者,要用专门报告书迅速通知警察官署等。同时,还把该病的临床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通告全体汉医^[9]。

“满洲中央汉医会”还通过附设汉医施疗院,直

接参与了民众的医疗活动。施疗院,相当于中医门诊部,是其直接服务民众医疗实践的机构。同时,还组织各地的施疗班,开展医疗活动。

3.3 为伪政府工作

“满洲中央汉医会”是在伪政府的扶持下成立的,它一成立就注定为伪满政府工作的命运。其《会则》中规定了 13 项工作职责和任务,其中多为替伪满政府工作的内容。这也表明了“满洲中央汉医会”的傀儡本质和立场。

统一汉医诊疗费。伪满政府没有承认中医,因此也没有关于中医方面的政策和具体的行业诊疗收费标准。“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后,积极促成了汉医诊疗费的统一,并得到了伪满政府当局的批准。“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不久的 1941 年 12 月 10 日,“首都汉医会”会长宋志华就向“首都警察厅”提出了《关于汉医诊疗费改正之件》。1942 年 4 月 7 日,“首都警察厅”批准了汉医诊疗费标准^[10]。“首都汉医会”关于统一收费标准的做法,具有示范效应。1942 年 6 月 23 日,北安省发布《汉医诊疗费规程》,其标准的制定参照了“首都汉医会”的标准。1942 年 8 月 13 日,吉林省汉医报酬费进行统一制定,其《汉医报酬费规程》规定其基准:汉医报酬金为门诊费 5 角,出诊费 1 元,处方费 5 角,死亡诊断书 7 角,普通诊断书 7 角,但出诊时距离较远时要增加五成车马费^[11]。

规范行业行为。“满洲中央汉医会”代政府制定了行业规范,印制了行业统一用纸等,并以此区分合法中医和非法中医。为统一处方的格式内容,“满洲中央汉医会”拟定《处方签配给规程》^[12],且整个东北地区的中医处方签统一由“满洲中央汉医会”配给。而没有统一配给处方签的中医则是不被承认的。

组织日伪殖民活动。“满洲中央汉医会”在伪政府的扶持成立,受伪政府的支配和监督,在伪政府的殖民活动上,“满洲中央汉医会”也得到了体现。“献纳国防汉医号患者输送机”和在中医中实施“勤劳奉仕”制度是其中的代表。

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军需物资、尤其是军用战斗机及武器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伪满协和会在东北沦陷区普遍开展了“献纳飞机”运动,商人、学生、煤矿工人、囚人等成为献纳和搜刮的主体。中医从业者也不例外,“满洲中央汉医会”发动全体汉医捐献飞机。为了完成日本殖民者的任务,“满

洲中央汉医会”在召开的会议上专门进行动员,并在会刊《医林》杂志上刊登捐献者的名录和飞机的照片。1942 年 10 月 25 日,捐献“护国汉医药号”仪式举行,“满洲中央汉医会”负责人参加仪式并讲话^[13]。日本殖民者所实行的“飞机献纳”运动,其本质是对东北沦陷区物资的掠夺和对东北人民的盘剥,“满洲中央汉医会”充当了殖民者的帮凶。“勤劳奉仕”制度是日本殖民者在伪满后期强制东北人民无偿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所犯滔天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 年 10 月,“满洲中央汉医会”第 1 次临时总会召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在汉医中实施“勤劳奉仕”制度。伪满勤劳奉仕局官员到会讲话,对在汉医中实施“勤劳奉仕”制度作出安排^[14]。其后,“满洲中央汉医会”还就这一问题下发通知,就有关事项提出明确要求。

4. 学术倾向与人才状况

4.1 学术倾向

受到日本废除中医的影响,伪满政府试图废除中医。但在中医的强大生命力面前,伪满政府采取管理和规范、改造和利用中医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其学术主张为:中医要走科学化之路,普及中医从业者的西医知识,尤其是卫生防疫的知识。

1941 年,伪满政府实施了汉医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除了中医中药外,还有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防疫学。这一考试制度对于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满洲中央汉医会”按照这一学术导向,刊发学术文章,进行学术讨论。部分医家开始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讨论中医问题,如马厚喜的《风为百病之长与西医细菌为百病暗合之研讨》^[15]、奉天市汉医孙允中的《心与脑的关系研讨》^[16]等,宋志华的《伤寒论讲义》中使用了很多西医的词汇,如神经、感冒、血压等^[17]。还有张继有的《经方试解》《汉医药物学》,高广德的《中风论治》,李春芝的《咳嗽之研究》等,从中医的角度阐述了对当时常见病的治疗。当时东北虎列拉、百斯笃、克山病等传染病、地方病肆虐,医家进行了中医治疗探讨,如云鹏的《虎列拉之研究》^[18]、王文德的《关于克山病之研究》^[19]。当时,西医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也大量出现,如《生理学辑要》《简明解剖学》《洋汉合璧生理学辑要》等。

表 1 伪满中央汉医会组编和翻印的书籍

书名	作者	价格(元)
《伤寒讲义》	宋志华	2.50
《杂病讲义》	宋志华	1.50
《妇科学》	辛元凯	3.00
《诊断学》	辛元凯	1.00
《药物集览》	张继有	0.40
痘疹秘授	董维岳	2.50
《汉医必携》	沼边秋政著 常永惠译	1.20
《生理学》	阎德润	3.50
《温病条辨》	翻印	2.00
《汉医药物学》	张继有	0.40
《本草备要》	翻印	5.50
《解剖学》	张继有	1.60
《经方试解》	张继有	2.70
《幼科讲义》	宋志华	3.00
《东洋新汉医学》	张继有	2.50
《传染病提要》	张继有	0.60

当时,通过“满洲中央汉医会”发行的中西医学书籍有很多种(表 1)。

4.2 人才状况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前,各地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中医,通过组织汉医学研究会,团结当地中医,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如在医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吉林汉医学研究会”“奉天汉医学研究会”等中医团体。高仲山、王仙舟、陈玉峰等中医人物活跃在中医学界。随着“满洲中央汉医会”在各省汉医会基础上成立,原有的汉医学研究会成为“满洲中央汉医会”的省级分会。原有的各地具有影响力的中医人物成为“满洲中央汉医会”的主要成员,如宋志华、高仲山、陈玉峰、萧毓麟、崔文彬、王雨堂等。这些名中医不但医术高超,对中医发展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东北光复后,这些名医成为发展东北中医的代表人物,他们纷纷走入新中国的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药高校,开展中医教育、科研和医疗工作。

“满洲中央汉医会”一直积极开展汉医学院的创办工作,以图培养更多中医后备人才,但终没有成功,后来创办汉医学讲习会,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努力。

5. 医疗研究机构与期刊

5.1 “中央汉医施疗院”

1942 年 3 月 16 日,“满洲中央汉医会”创设了“中央汉医施疗院”。“中央汉医施疗院”只是一个中医门诊部,院长由王海宾担任,出诊医生为汉医会医事科中有行医执照的职员,诊断科目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咽喉眼科等。入院者只收取挂号费,免收诊断费、处方费,没有设置药房,患者需自行购药。该院在诊断疾病的时候,明确提出使用体温计、听诊器、触诊器、检耳、检眼、检喉等西医诊断器材,并由担当医士先行检查^[20]。

5.2 医药研究委员会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之初,计划成立医药研究委员会,旨在动员全体中医的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提高汉医素质。《医药研究委员会规程》规定,分评判部和研究部 2 部分,评判部由专家组成;研究部研究员通过答题的方式,进行公开选拔^[21]。研究员选拔题目公开刊发,内容包括生理学、诊断学、病理学、药物性等。如“汉医所言之营卫,可否依现代新医学指实而解释之?”“奇经八脉,以现代解剖生理学能否证明之?试详述其证明或不能证明之理由、方法及实验”。这些问题是当时中医学的热点问题^[22]。遗憾的是,并没有多少中医对这样的选拔感兴趣,过了选拔期限,答者寥寥^[23]。医药研究委员会在后来少有提起。

5.3 汉医学院

“满洲中央汉医会”成立之时,“汉医之死亡率,每年超过 300 名,而且民生部施行之汉医考试合格者,每年不及死亡数之半数,更虑及满洲国最近之人口激增,满洲国汉医之对人口比率,颇有步向逐年显著低下之一途”^[24]。为此,创设中医教育机构相当紧迫。1943 年,汉医学院创设准备委员会成立,发布了《汉医学院创设纲要》,对学院名称、地点、管理、资金来源、学制、课程、生源要求等做出了规定。伪满政府对汉医学院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创设资金 25 万元主要是通过“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员寄附金方式募集,并对所有的省级汉医会规定了募集金额^[24]。就在筹备工作进行中,伪满民生部和文教部批准汉医学院的名称为“满洲中央汉医学讲习所”,修业年限为 2 年。按照计划,讲习所校舍可以在

1944 年底完工,并计划在 1945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校,接纳首批学员^[25]。

5.4 《医林》杂志

《医林》杂志是“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刊。1942 年 3 月创办,双月刊,到 1944 年 5 月,共出刊 12 期。由“满洲中央汉医会”会长宋志华为总发行人,1~4 期由张俊模担任编辑,5~12 期由沿边秋政为编辑。《医林》杂志设有“卷头言”“评论”“研究”“讲座”“转载”“消息”“杂俎”“著述”“寸铁”等栏目。杂志内容涵盖了学术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包括近代医学常识、传染病预防救治知识、中医药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以及伪满民生部卫生政策和汉医会工作情况。该杂志从多方面记录了中医学学术研究成果、中医行业从业者情况、中医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医林》杂志发行方式为赠阅,免费下发给汉医会会员。

6. 评价与反思

“满洲中央汉医会”在伪满政府的扶持下产生和运行,具有组织严密、制度完善、覆盖面广的特点。下设省级汉医会,县级设支部,从中央到地方,具有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组织范围覆盖整个东北沦陷区。有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对会议制度、财务管理等有明确的规定。这样的组织结构和运行制度便于代伪政府有效管理和规范中医的从业行为,便于控制中医行业。

“满洲中央汉医会”作为在沦陷区产生的学术组织,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双重性质。它在伪满政府的扶持下产生,并在其控制下开展活动,完成伪政府交给的工作,其负责人的产生需经过伪政府的批准,可见,“满洲中央汉医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协助伪政府参与行政管理,充当了殖民者的角色。其成立的初衷在于发展中医学,振兴中医学,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如对中医学术的研究探讨,成立医药研究委员会,筹建汉医学院等,然而在其背后,也透露出政府的价值观念和要求,这些活动都体现出伪政府通过发展中医笼络占领区民心的野心。可以说,“满洲中央汉医会”实质上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沦陷区建立的缓和民族矛盾、维护殖民地

稳定的傀儡学术组织。

也要看到,在学术上,“满洲中央汉医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学在沦陷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医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对于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出版了中西医书籍,团结了一些中医从业人员,对后来东北地区中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满洲中央汉医会”存在时间较短,其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上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疾病治疗经验的积累,都十分有限。

参 考 文 献

- [1] 王铁策. 哈尔滨汉医研究会的创办[J]. 中华医史杂志, 1989, 19(2): 89-93.
- [2] 佚名. 会址迁移之件[J]. 医林, 1943(5): 34.
- [3]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则[J]. 医林, 1943(10): 42-44.
- [4] 佚名. 满洲汉医会员徽章[J]. 医林, 1942(1): 4-5.
- [5] 佚名. 中央汉医会定期总会之开催[J]. 医林, 1943(7): 28-35.
- [6] 佚名. 满洲中央汉医会会则[J]. 医林, 1943(10): 44.
- [7] 张继有. 本会顾问张继有先生赴东京代为调查汉医学概况报告书[J]. 医林, 1942(2): 32.
- [8] 佚名. 关于汉医学学术改善之件. 中央汉医会第二次临时总会之开催[J]. 医林, 1942(3): 34.
- [9] 佚名. 关于预防发疹室扶斯之件[J]. 医林, 1943(7): 32-33.
- [10] 佚名. 首都警察厅第五零八号公文[J]. 医林, 1942(2): 30.
- [11] 佚名. 关于吉林省汉医酬金统一制定之件[J]. 医林, 1942(4): 29.
- [12] 佚名. 满洲汉医会指定处方签配给规程[J]. 医林, 1943(5): 33.
- [13] 佚名. 患者输送机献式状况[J]. 医林, 1943(5): 30-33.
- [14] 佚名. 关于勤劳奉仕制度之概要[J]. 医林, 1943(10): 38-39.
- [15] 马厚喜. 风为百病之长与西医细菌为病暗合之研讨[J]. 医林, 1942(4): 14.
- [16] 孙尤中. 心与脑的关系研讨[J]. 医林, 1942(3): 14.
- [17] 宋志华. 伤寒论新解[J]. 医林, 1942(1): 22-23.
- [18] 云鹏. 虎列拉之研究[J]. 医林, 1942(3): 12.
- [19] 王文德. 关于克山病之研究. 医林, 1943(9): 20-21.
- [20] 佚名. 中央汉医施疗院之开设[J]. 医林, 1943(10): 38-39.
- [21] 佚名. 医药研究委员会规程[J]. 医林, 1942(1): 39.
- [22] 佚名. 医药研究范围(题目)发表之件[J]. 医林, 1942(2): 31.
- [23] 佚名. 医药研究委员会启[J]. 医林, 1942(4): 37.
- [24] 佚名. 汉医学院创设要纲[J]. 医林, 1943(10): 47-49.
- [25] 佚名. 重要公函[J]. 医林, 1943(12): 20-23.

(收稿日期:2016-02-25)

(本文编辑:王振瑞)